



一月M+放映 影像建構日常

城市是一個聚落，泛指一個較為完善、具備行政功能及人口密集的地區，但城市的內涵、精神卻難以被概括或描述。

伊塔羅·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指「記憶中的形象一旦被詞語固定住，就給抹掉了」，又借馬可波羅之口說「在我講述其他城市的時候，我已經在一點點失去她。」

城市是虛是實各有解讀，一月M+博物館推出的專題放映便以「形之所在」為題，挑選了十三部世界作品，涵蓋劇情片、紀錄片、動畫、短片等，藉此探索影像與城市的關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西九文化區提供

M+ 流動影像副策展人馬容元指此次放映的靈感便是來自《看不見的城市》這本書，書中借馬可波羅與忽必烈的故事，提及語言的虛無及名字的無稽，辨別一個城市牽涉個人的生活體驗及記憶，「也引伸出如何透過虛構、想像的敘事方式去觀察城市，這也許更貼近我們的生活。」馬容元說。

為了呈現主題，他挑選了麥大傑的《妖獸都市》、馮美華的《她說為何是我》、曼諾·德波爾的《施維亞·姬絲桃·巴黎》、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周滔的《藍與紅》、PARKing CHANcc的《苦盡甘來》、崔廣宇的《系統生活捷徑：城市精神》、莎拉·莫里斯的《邁阿密》、曹斐的《La Town》、劉窗的《無題（舞伴）》、克里斯汀·佩佐的《耶拉》、威廉·拉邦的《MM》及押井守的《攻殼機動隊》，作為期兩天的放映。

亞洲城市群像

此次放映的影片大多未曾公映過，部分在電影節上映了一兩場或在畫廊小規模放映，公眾較少機會接觸。譬如曹斐的《La Town》，導演利用微形塑膠人物與場景建構出一個末世城鎮，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她引用阿倫雷奈《廣島之戀》的經典對白，演繹了一段消失的歷史。42分鐘的定格動畫，曹斐在工作室擺滿模型，每天拍一點，花了很長時間完成。「《廣島之戀》講廣島被投下原子彈後的境況，帶有末世味道，藝術家也以此切入講一個消失的城市。」事實上，這位來自北京的藝術家的作品一向突出，她尤其關注內地急速的城市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創作亦因而帶有

批判、反思的意味。《La Town》於今年威尼斯雙年展首映，上月又在倫敦電影節放映，「這個作品很適合在戲院放映，如果我們不放，之後可能只在畫廊看到，觀影經驗會很不一樣。」

香港觀眾較為熟悉的賈樟柯，作品雖然經常入圍各地電影節，香港國際電影節亦偶爾放映，但往往雷聲大雨點小，真正感興趣的人並不多。這次放映的《二十四城記》是他2008年的作品，透過九個真實與虛構混合而成的訪談，探索成都420工廠由兵工廠至被收購發展成大型住宅項目的歷史變遷過程。賈樟柯的野心顯而易見，以真假混合及口述歷史重新想像及建構歷史。「我很多年前看過這部戲，這個兵工廠因東北內戰而一路遷到成都，又因時代變遷而不斷轉型，最後這塊地被商家買了，由此可看到中國社會、經濟、人口的變化。」

關於中國的想像，還有周滔的《藍與紅》及劉窗的《無題（舞伴）》，前者以煤礦為題，講廣州、曼谷的狀況，後者則藝術感十足，企圖透過兩輛平行的汽車，反映北京的都市化現象。馬容元形容《無題》有點「竊線」，「你甚至看不出那是北京，因為那完全是個大都市，也反映出藝術家本身的失落感。」

此外，麥大傑的《妖獸都市》、馮美華的《她說為何是我》，甚至押井守的《攻殼機動隊》，都緊扣香港城市發展。《攻殼機動隊》雖然是日本動畫，卻混入不少九龍城寨的場景，而《妖獸都市》亦透視當時的人如何以香港為基礎看待未來。至於馮美華的作品，則罕有地以女性角度觀察香港的都市變化，拍攝時正值一九九九年，影片用上不少當年的片段及歷史

文獻剪接而成，間接記錄了當時難民潮、暴動的軌跡。這部短片僅長八分鐘，但馮美華透過剪接呈現出的局促、惶恐感卻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還有PARKing CHANcc的《苦盡甘來》，雖是韓國政府出資拍成的宣傳片，但PARKing CHANcc的處理方式卻讓人眼前一亮。他在網上徵件，網民紛紛寄上他們拍下的首爾片段，他再從中選出一些有意思的影像，剪成現在的63分鐘版本。電影帶有紀錄片色彩，卻又脫離傳統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全方位呈現首爾的各個面向，極為有趣。

放映機制多元化

此次放映挑選了不少藝術家的作品，他們的拍攝手法與風格跟學院出身的導演，甚至獨立導演都不一樣。他們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其視覺語言、影像風格、鏡頭運用、技術操作都別樹一格，跳出了框架。馬容元解釋：「電影人可能不贊同，但我認識的電影人都很看重故事，藝術家則沒有這種包袱，大家對影像有不同的詮釋，一個透過電影去講故事，一個可能透過影像去表達某種訊息，這與資金等工業操作有關，某程度而言藝術家也沒有上院線的包袱。」

M+放映是一個新項目，目的在於以主題形式探索影像的可能性，放映期限較短，一年辦三至四次。「一般電影節都離不開大師單元、全球視野等模式，不是說不好，但我們不需要遵循這個機制去做，只想以主題形式介紹片子。」當然，放映亦會配合M+的活動或與其他機構合作，希望讓觀眾接觸不同類型的電影。

影音館

文：大秀

新戲上場

文：Christy

《歡姐當自強》 The Joy Factor

導演 David O. Russell (下稱DR) 自2010年起，以《擊情手足》、《失戀自作業》和《騙海豪情》，用上熟口熟面的演員陣容，每每能輕易衝擊奧斯卡。今次由Jennifer Lawrence演出的《歡姐當自強》(Joy)，故事啟發自真人真事，阿歡一直在無知單純之中，經歷多番人生洗禮，憑着膽識勇氣和對成長的獨特體會，白手興家創業成功，發明了「神奇地拖」，讓她從普通家庭主婦化身電視購物女王……



導演表示，他心目中有好幾首歌「早就想」放在他的電影裡面，例如Ella Fitzgerald的《I Want To Be Happy》、Bee Gees的《To Love Somebody》，到經典搖滾樂隊Cream的《I Feel Free》和Nat King Cole的滄海遺珠《A House With Love In It》，他更揚言今次能夠拉雜成軍將他心目中的金曲悉數納入《歡姐》的原聲大碟內，實在三生有幸。《歡姐》的原聲碟在12月18日已推出數碼版於網上發售，正式實體碟於今日推出。

片中更用上「波士」Bruce Springsteen《Racing In The Street》的簡單鋼琴版配上女主角Jennifer Lawrence和男配角Edgar Ramirez的簡單合唱，讓人想起Jennifer Lawrence在《騙海豪情》中一邊做家務一邊高唱《Live and Let Die》的場面。原創音樂由West Dylan Thordson和David Campbell負責(也有一小部分由Blake Mill貢獻)，放開了先前合作過兩次的配樂王Danny Elfman，涵蓋了拉丁爵士到爵士大樂隊到搖滾樂，而「主題曲」與結尾曲，則是由兩個版本的《I Feel Free》包辦。

說到「主題曲」，David O. Russell一直都向老歌埋手，《失戀自作業》先有由Stevie Wonder唱作的《My Cherie Amour》、《騙海豪情》則有ELO的《Long Black Road》……今回用上Cream的《I Feel Free》這首其實沒有什麼歌詞可言的歌，或取其「invasion」之意思——《I Feel Free》乃當年Cream在美國推出他們首張大碟《Fresh Cream》的一首歌，英國樂隊進行American Invasion，這樣合了藍調搖滾和迷幻曲風的作品，看來很適合當時美國很「迷幻」的社會氛圍。

《謎情追兇》探尋人性之謎

由妮歌潔曼、茱莉亞羅拔絲兩大影后擔大旗演出的懸疑犯罪片《謎情追兇》上映在即，電影透過一段迷離的殺案，揭開人性執念。

電影套路與時下流行的犯罪小說相似，案件本身並非重點，只因影片之初，兇手是誰早已不言而喻，反倒是兇手的下場及警方的處理手段才是關鍵。此片改編自2009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得獎之同名電影，故事鋪排與處理手法均與原作不同，導演Bill Ray的說法是劇本已非常完善，反倒希望以美國視角呈現故事。

原作由阿根廷導演Juan José Campanella執導，改編自作家Eduardo Sacheri的《秘密》，是一個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阿根廷政權轉換時代的故事。退休檢察官Benjamin對一宗殺案耿耿於懷，遂重新展開調查，揭發真相。而新版本則加入更多美國背景，主角Ray(楚伊特艾治奧福飾)與Jass(茱莉亞羅拔絲飾)是FBI探員，奉命追蹤與911相關的恐怖襲擊。在一次殺

案中，赫然發現死者正是Jass的女兒，Jass陷入人生低潮，而Ray則堅持不懈，追蹤兇手。然而他遇上來自上司的阻力，兇手恰好是警方派出搜集恐怖襲擊線索的線人，他勒令Ray不准插手事件，更企圖找人頂包了事。十多年過去，早已離職的Ray未能忘懷事件，他與檢察官Claire(妮歌潔曼飾)聯手，再度展開追捕，並發現驚人的秘密。

兇手是誰顯然不是此片的重點，因為兇手早早曝光，並一直與警方玩捉迷藏。兇手知道自己的線人身份是最好的保護，亦十分了解警方不會緝拿他，而Jass的反應亦非常冷靜，兩者的態度亦為十多年後的翻案留下線索。電影嘗試帶出法律未必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法，Jass對兇手殺害心愛的女兒滿懷怨恨，卻不如Ray般落力追兇，對Ray想殺死兇手的想法不屑一顧，在鏡頭前冷靜地反問「難道殺死他讓我被判終身監禁嗎？」她



不滿足於法庭最高刑罰死刑，認為兇手應該被判終身監禁，這也為她後來的舉措落下意味深長的註腳。

這不禁讓我想起東野圭吾的犯罪作品《空洞的十字架》，小說同樣針對罪與罰進行剖析，對犯人而言，到底是判刑刑還是讓他用盡一生贖罪更好？而對受害家庭而言，死刑是否是最公正的判決？而將此具化成影像，亦是新版《謎情追兇》想探尋的答案。

對照記

《網絡挑機》掛羊頭賣「人」肉

作為一個已半離棄無線的資深電視迷，也因着節目《網絡挑機》播映時所引發的連串話題，而覺得有必要花一點時間認識這節目。事實上，從之前的宣傳廣告所見，我以為這是一個仿效港台外判節目模式，將某個播映時段外判予本地的網絡紅人，並容許他們動員「大台」的資源與演員，創作一些嶄新的節目。當然，看罷之後，我發現自己未免太天真……

隨便看過一集後，你會意識到節目並非如宣傳廣告所言般立好心腸，為一班網絡紅人搭建入屋平台，發揮所長。皆因一個半小時的節目，真正播映他們的製成品，只有短短兩三分鐘。儘管他們與電視台合作的成品，依然具有趣、批判性的

特質，可是電視台卻卻扭扭地以大量「小動作」，將節目的焦點扭曲成「一班活在網絡世界的廢青，走進現實生活教訓長輩」。例如透過旁白冷嘲熱諷的評述，及要這些來自網絡的挑戰者與「上位者」(如阿叻、王晶等人)舌戰時張口結舌，這不是因為「上位者」以真理壓倒對手，而是仗着幾十年的幕前經驗，純粹自說自話，破壞舌戰的互動基礎，讓「挑機者」來不及反應。然而這卻成功營造出網絡紅人無話可說的錯覺。

看罷《網絡挑機》後，只留下一個印象，就是像一個選美節目般，鏡頭不是聚焦在女生的美貌上，而是放在她們化妝前、落妝後以及換衫時的種種狼狽相。這種以選美為名獻醜為實的「掛羊

頭賣狗肉」，大抵是電視台真正的製作目的。事後證明，這是大台一石二鳥的「如意算盤」，既可搞一場疑似話題的「真人騷」爭取收視，同時又可借機羞辱這些經常取笑大台的網絡紅人。

但作為一個尋常的電視觀眾，看到這個處處流露着不軌意圖的節目，卻無法不感到可嘆可悲，皆因我見到一個無法追上年輕觀眾口味的電視台，索性放棄了解他們的機會之餘，還找一堆前輩來否認那些受年輕人歡迎的網絡紅人，並以此來否定年輕觀眾的口味。大台今天在大氣電波中，濫用自身絕對的影響力，「有風駛盡」地把對手壓下，這種霸道，跟今天事事以超然地位維護自己利益的當權者，可謂如出一轍。

文：勇先